

“文学淮军”擂台 征文 第7季

滤镜下的小宋家台

高峰



出东门,过护城河上的宾阳桥,翻过一道蒿草土坝,一直往东,便是东关的田野村舍。因为地势低洼,为了防水,人们挖土垒台,住在上面。现在那里有三个庄台:柏家台、大宋家台、小宋家台。

小宋家台在最里头,紧挨着东淝河从东津渡流淌而来,又缓缓揽在古城的臂弯里。

秋天极其短暂,所有的绚烂仿佛都在一瞬间迸发,稍纵即逝。在好看的小宋家台,我开启高清的滤镜模式。

黄金的稻谷铺满田野,包围了小宋家台。面对成熟的果实,鸟雀们的兴奋要超过我们。但是,它们错了,时间到了,一两天功夫,大型收割机就吞吐完毕。注意了,现在的稻谷收后即拉走。稻谷长在田野时,鸟雀们还在挑三拣四,现在到处却找不到晒场。但我好像也看不出它们的悔意,飞翔的姿势还是那么好看,鸣叫的声音还是那般好听。

庄台上的树叶在发生着不易觉察的变化。大叶柳和法国梧桐的叶子开始有了黄意,秋风一吹,黄叶飘零,走在路上,有时会被宽大的树叶兜头一巴掌。树叶落在村村通水泥道上,卷曲着,风一吹,树叶与地面摩擦,发出的声音犹如有人在后面迈着响亮的脚步追赶我。

远远看到一株全身通红的树遗世独立般在大田之上,像一团燃烧的火焰。我穿过一片片稻茬田,跨过一道道浅水沟跑过去,前后左右,一阵狂拍。旁边菜地里浇水的大妈抬头望了我一眼,又干活去了,她肯定要笑话我这个神经病。

原来是一株乌桕树,我喜欢乌桕这个名字。乌桕以乌喜食而得名,宋代林和清

有诗:“巾子峰头乌桕树,微霜未落已先红”。我凑到树下,才发现在秋阳斜照下,树叶呈现的是以红为主,多种色泽的混合。深红、浅红到淡红,但是,都带有一种秋的沉醉。还有由绿向淡紫与深紫的过渡,像紫罗兰那样得高贵不俗。一株乌桕树的叶子,把对秋天不同的理解以淋漓尽致斑斓传递给了我。

随后,我登上小宋家台,上面的住户不多,拾级而上,朝南的门户都敞开着,看到院里晾晒的衣裳和作物。玉米挂在屋檐下,芝麻秸成束靠在面墙下,白芋和花生,还有几个滚圆的南瓜。我抬头一看,院墙外一树橙黄的柿子,仿佛点燃的一只只小小灯笼,仿佛能看到透明果肉里流淌的甜汁。

田埂上最多的是蒿子和狗尾巴草,还有叫不出名字的各种蓼子,它们的串串花朵如同累累果实一般。还有马兰花,一年蓬、蒲公英……庄户人家门口也有菊花和鸡冠花,但是,家养的总是比不上野生的好看。

皮树结果了,粒粒腥红,有的包裹成球,有的炸开,花蕊柱头迸散。有一辆白色小汽车停在树下,结果被落下的红色浆果涂个大大的花脸。看到一丛落叶的海棠,花开完了又结出一串串果子,我伸手摘下几个,擦了擦,放进嘴里,小心嚼碎后,酸涩中还能品出一丝丝甜味。

槐树有槐籽,楝树有楝子,不能吃,却有药用价值。有一次,我走在楝树底下,抬头张望时,一阵风来,楝果纷落,砸在我的头上,居然有被扣击的感觉。突然想起,小时候做错了事情,父亲气急了,会勾

起手指,在我头上来一记警告的扣击。

芦花和荻花,我总是分不清楚,昌蒲举着火腿肠一般腊黄的果实,茭白早已交芯,它们保护着根脉。天气一凉,河水凛冽,野菱角也没有人捞秧子,说没就没了,只有水葫芦得到秋水滋养,绿得像要滴油,疯了一般地开着花。

白鹭日渐稀少,野鸭出没,几只家养的麻鸭,一个挨一个蹲在石碴路中间,身上的麻纹吓我一跳,以为是团在路上的巨蟒。听到我的脚步声,它们一哄而散,滑入水沟。

垂钓的人,用帽子捂着头缩在河边的芦苇丛中,淡定如山。一抬手扶拖拉机装满秸秆,停在大田中央,好像是找不到前进的方向。

一靠近,我仿佛闻到了一股小宋家台的气息,那是弥漫着的秋天的气息,是纯属大自然的芳香。

比如焚烧果木树的叶子与焚烧大叶柳叶子就是两码事,桃、梨、枣、杏、柿,吃完果实,一般人没有机会闻到这些树的叶子焚烧发出的香气。过去家里烧的是大锅灶,芋头秧和花生秧是舍不得拿来烧锅的,而烧稻草和烧麦秸的气味,是绝对不一样。

从小宋家台北望,八公山诸峰耸峙,云烟苍茫。古老的东淝河已经变成了引江济淮的新河道,河湾里的小宋家台后面有一大片芦苇荡,我看到那儿有烟雾缭绕,凭嗅觉,是焚烧辣椒秧茄子秧的气味。

在这个秋日,这些令我心醉的美景、气息,一如深埋在记忆中的宝石,就算经历过岁月的流转,依然熠熠生辉。

几分暖意心头

郝爽

气温骤降,我家孩子咳嗽的旧疾又复发了,先生一大清早去早市上买来了新鲜的梨子,说是要给孩子熬梨粥喝。望着眼前这一锅咕嘟咕嘟冒热气的梨汤,不禁让我想起儿时母亲为我熬制梨粥的情景,思绪不由自主的随着儿时的记忆越飞越远。

我家门前有一棵梨树,是母亲手种下的。每年四月梨花盛开时节,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,一簇簇雪白的梨花远远望去,如团团云絮,漫卷轻飘。风夹着花香,在树旁悠悠飘荡,不由得心都沉静下来了。

终于盼来了梨子成熟的季节。这时候的梨,鹅黄的身子,葫芦似的小蛮腰。挂在树枝上,一摇一摆的,怪诱人的。摘下一个梨儿,轻轻咬上一口,软软的,甜甜的,直沁入五脏六腑。

母亲总会在这个时候,为我熬制梨粥。挑拣几个个头大的,削皮后滚刀切成块状,和小米、小米、红豆等倒入锅中。母亲说,用柴火锅熬制的梨粥里混着柴火的味道更清甜。但每次当母亲把梨粥端上餐桌,我总会抱怨道:“新鲜的梨子又脆又甜,真搞不懂你为什么要把它做成梨粥,黏糊糊的,梨子也没了味道。”母亲总会很耐心地说:“孩子啊,天气越来越凉了,新鲜的梨子虽然好吃,但贪嘴吃多了对脾胃不好的。这梨子和五谷杂粮熬成粥,即养胃,又润肠,要多喝点哦。”“我才不喝呢,我只爱吃新鲜的梨子。”我反驳道。母亲笑笑,不语。

回过神来,看到先生在给孩子喂梨粥。“爸爸,这梨粥真好喝,甜甜的,软软的,我喝了是不是咳嗽就好了呀。”儿子一脸满足,吃得津津有味。

我望着眼前的梨粥,不禁觉得脸微微发烫。母亲为我精心熬制的梨粥,我却好似从来没有静下心来仔细品味过。如今,盛碗梨粥,慢慢咀嚼,感觉似乎少了点什么。

想来,我心里已然明了:缺失的,正是母亲对我满满的关怀和爱意。

不识字,是婆婆一辈子的心结。婆婆不识一个字,用她自己的话说,就是“斗大的字不识一升,这辈子只能做个‘睁眼瞎’!”

解放前,穷人家连饭都吃不饱,更别提上学读书了。后来,婆婆结婚生子,整天忙着挣工分做家务,没能参加“扫盲班”,就再也没有机会读书识字。我在老家休产假期间,决定教婆婆识字,帮她消除郁积多年的心结。

我先教婆婆识的字是“张”和“麦”——因为这是婆婆的名字。婆婆认真地边读边写,一丝不苟苦练一个小时,才笨拙地将自己的名字书写正确。她在户口本上找到自己的名字,激动地对我说:“我以前只知道自己是户主,却不认得自己的名字,现在我都能自己写名字了!”随后,婆婆又让我教她认识大哥、大嫂、老公和我的名字。经过反复辨别,晚饭的时候,婆婆真的将我们的名字一个个指认出来,我夸她进步神速,婆婆听得也是心花怒放。

第二天早上,我却发现婆婆神情沮丧地坐在客厅,就问她怎么又不高兴了?婆婆郁闷地说:“我已经是‘识字人’了,怎么还看不懂上面说的啥?学来学去还是一个‘睁眼瞎’!”原来,婆婆拿着侄子的小学课本,想在上面认出昨天刚学的10个字,结果大失所望。我不由地失笑,告诉她常用汉字有2500个,次常用字也有1000个,她刚学的10个字想读书看报还差很远。婆婆一听就发急了,连声地追问怎样才能快速识字。

面对婆婆急切的目光,我一时间也是一筹莫展。忽然,我想到手机的语音输入法,或许能帮婆婆快速学会识字。于是,我打开手机的语音输入界面,自己先录入一句普通话:“我是张麦,今年六十岁五啦!”再让婆婆学着普通话跟录一遍,虽然她的方言容易出错,但是婆婆毫不气馁地反复练习,终于在第20遍的时候达到完全正确。她不好意思地说:“我年纪大了,学东西就得得多花时间!”随后,我教她逐个地认读这10个字,不到1个小时,婆婆把每个字都指认了出来。她兴奋地说这个方法真好,不但能识字,还能学说普通话。

从此,婆婆彻底变身为“识字狂”!她的生活目标除了识字还是识字:走路吃饭识字;洗尿布识字;白天识字晚上也识字;甚至做梦都会冒出一两句普通话!经过一年的“速成识字”,婆婆很多字虽然不会书写,却已经能够正确识别和认读——电视字幕和报刊已经难不倒她,她还经常将《唐诗三百首》抑扬顿挫地朗读给咿呀学语的小孙子,美其名曰“祖孙课堂”。

看到婆婆从一个自卑的“睁眼瞎”变成“识字达人”,甚至成为一名白发苍苍的“朗读者”,我衷心地为她感到骄傲和自豪!

家有「白发识字狂」

王文莉

